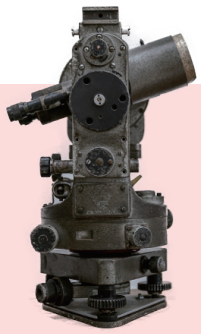
粪坑惊魂，往后余生都挺香



经纬仪

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 罗雅洁

梁宜希，一个看不出性别的名字。上世纪 60 年代，这个名字在国家测绘队熠熠生辉。

作为国测九队女子中队的一员，她深夜穿越无人密林、凌晨起床掉进粪坑、常年野外身上长满虱子……历经种种艰苦的经历，也绘制出了优秀的青春答卷：为国家建设、国土安全提供精确的测量成果，曾获多项部级科技进步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荣誉。

梁宜希说，“在这段测绘生涯里我体会了最艰苦的滋味，但不得不说，那也是我人生中的高光时刻”。

近日，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远赴广州采访了这位今年已经 82 岁的耄耋老人，记录下她精彩传奇的人生经历。

惊！深夜密林狂奔

国测九队风气正，对队员要求严的工作作风，梁宜希从入队的第一天就感受到了。

她告诉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，至今她还记得，进入九队的第一次大会，队长就严厉地告诫他们：“作为测量员，要为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、国土的安全提供精确资料，容不得一丝一毫的马虎。”

队长的这句话从此深深刻在她心里。

当年，她被分配去执行株洲测区基本比例尺 1：10000 地形图的测图任务。主要工作是布控、测定供内业测图用的平面与高程控制，以及根据航空照片调查、绘制人文地物与地理要素。

梁宜希老人向我们回忆，当时已是秋天，各个小组的工作都接近尾声，但各小组之间的测绘工作要衔接、完善，任务十分紧迫。他们小组的成果要与吴德贵小组的成果对接，而对方小组刚搬到龙潭公社，离他们有好几十里山路！

要顺利进行成果的交接，资料必须在次日天亮前送达，否则难以保证按时完成测图任务。她查看了航空照片，发现前往龙潭公社走大路很远，天亮前根本到不了。要想节约时间，只能穿越小路，但小路隐藏在一片无人居住的森林里！怎么办？她反复斟酌，还是决定走小路，而且必须马上起程！

“这么晚去龙潭太危险了，不能去！”当地的老乡这样劝她。龙潭公社处于株洲市、衡山县、攸县交界处，山高林密、地形复杂，敌情严峻，而且当地政府刚破获一起“反革命暴乱”，情况十分复杂。

但她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。拿上一根“打狗棍”，带着资料，就这么向龙潭公社出发了。梁宜希说，还记得当天正是中秋节，夕阳西下，森林里寒意渐浓，茂密树林遮挡的小路越走越看不清，身边时不时有看不清的动物蹿过，还有乌鸦的叫声。

说实话，不害怕是不可能的。

她从小就喜欢看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她很喜欢主角那句话：“啊！挺起胸膛向前走……”每当遇到困难，这句话就会在她脑子里呈现，给她勇气和力量。一路上，她大声反复地喊出这句话。小步换大步，跌跌撞撞，一路狂奔，终于，看到了远方的灯光，好高兴啊！

第一个出来迎接她的是黄铁镒组长，紧跟着的是面带笑容的吴德贵组长和测绘小组的其他同志们，大家的关切和热情，如一股暖流自她心里涌起。

不过，眼前的另一幕让她震惊了。

公社的同志们正在紧张地搬木头顶抵大门、窗子。尽管已是深夜，但餐桌上摆放的丰盛中秋晚餐没人吃。原来，反革命暴乱分子准备在中秋节当天炸水库，以此水淹公社，趁机抢夺武装部的枪支弹药。他们的测工都是退伍军人，公社的武装部长告诉他们：“枪弹库就在你们隔壁，到时你们要用武器来保护资料，保护公社。”

还好，暴乱分子被及时抓获，险情没发生！他们一起美美地享用了中秋晚餐。

她还记得，当时好久没吃过肥猪肉了，那盘油得透亮的肥猪肉至今还留在了她记忆里。

险！掉入粪坑惊魂

野外作业每天换一个地方住，洗澡洗头很不方便，最烦人的事就是容易长虱子。

梁宜希老人回忆，记得有一回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她浑身上下都长了虱子，一根根头发粘着一串串虱子蛋，痒得不得了。外业收测回家，她知道母亲最爱干净，不敢进门，只是站在门口大喊：“妈妈，我满身满头都长了虱子怎么办？”

母亲让她先别进家门，找了毛巾、药水，给她的头上洒了药水后，用毛巾包得严严实实。等她进房间后，又脱掉全身衣服，把它放进开水里烫。一个多小时后才解开她头上的毛巾，用篦子梳理头发，把虱子蛋篦光。

还有一次，她一个人外出作业，完成当天作业后已经是晚上八九点了，附近没有农家，只有一间敬老院。于是，她就选在那里住宿了。

敬老院挺特别，里面有一个大房子粪坑，粪坑上有块木板，所有人都踏在上面如厕。当天晚上是一位老人带她去的，老人反复告诉她，要特别小心。

第二天早上，她五点就起床，进了厕所，刚踏上踏板，支撑的木板突然往粪坑倾斜，“扑通”一声她就掉进粪坑了。

她顾不上恶臭，赶紧大声呼救：“我掉粪坑了，快来救救我！”

敬老院的老人闻声而来，他们有的点灯，有的找竹竿，让她顺着竹竿爬到木板上，他们在另一头合力一撬，总算把她救上来……

老人们告诉她，她算是死里逃生，因为他们前几天才清过一次大粪，不然粪便可能要没过她的头顶了。她真有些后怕！后知后觉才发现身上奇臭难耐！当时还没有自来水，几位热心的老大娘忙着帮她清粪，让她站在井边，她们一桶接一桶水提上来，从头到脚给她冲洗。那时候没有肥皂，反反复复洗来洗去，她感觉身上还是臭的。

她出门时身上除了调绘资料，没有带多余的衣服。老大娘们又拿出了她们自己的衣服给她穿。她一辈子都不会忘记！

从敬老院出来，那几天她无论走到哪，都有人捂着鼻子说，这人怎么那么臭？用香皂洗澡，尚久留余香，何况泡在大粪池中，哪能不“遗臭”路人？

有了这段经历之后，她觉得生活中再苦的事都不怕了。

那年放假回家，她绘声绘色地告诉母亲掉粪坑的事。母亲的眼泪都流下来了，接着问：“你以后都要这样工作吗？”她没有正面回答，反而安慰她。其实，她的意思很明显：“我必须适应并接受工作中的各种历练，做一个合格的测量员”。

SLOM 水准仪

赞！汗水描绘青春答卷

外业生活，哭笑不得的事总是时时发生。

有一次，她和副组长一起“打游击”，晚上住在农民家，地方小，只能两人合睡一个铺。那是用竹条简单编成的床板。尽管她俩都很瘦，但竹条也承受不住两个人的重量，睡到半夜“啪嗒”一声，简易床板塌了，她们俩迷迷糊糊地掉在地上，面面相觑。因为怕惊动主人影响休息，她们只好仍躺在塌在地上的竹条床板上，迷迷糊糊继续睡，第二天一大早又出门工作了。

梁宜希老人说，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时的测量工作确实很艰辛，但当时完全没感到辛苦。心里只想着，一定要保质保量按时完成测量任务，为国家建设，为国土安全提供精确的测量成果。

这段艰苦奋斗的日子得到了上级的肯定，1980 年 –1982 年，她被国家公派到荷兰国际空间测量与地球科学学院学习，有机会认知世界航空摄影测量与遥感新技术，为以后在工作岗位上从事新技术的应用打下良好基础。

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。作为一个年过八旬而且有 61 年党龄的老党员，她时常为祖国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而鼓舞！跟很多前辈一样，她也祝愿年轻一辈的测绘人，在“以对地观测与北斗卫星导航为代表的空间信息设施”中，积极投身测绘领域，为祖国作出测量人应有的贡献！

个人简介

梁宜希，1939 年 8 月生于广州，祖籍顺德。1964 年毕业于武汉测绘学院航空摄影测量专业。1964 年起在国家测绘总局第九地形队工作，先后历任重庆钟表厂车间主任、陕西测绘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、原广东省国土厅副厅长、总工程师等职。

记者手记

梁宜希梳着一头时髦的银色卷发，她说，为了和我们见面，她特地洗了个头。说起过去的故事，无论是独自穿越无人密林的恐惧、凌晨五点掉进粪坑的狼狈、身上长满虱子的尴尬，还是半夜睡塌床的窘境，那些在旁人看来惊心动魄的经历，她都娓娓道来，如同在说另外一个人的故事。虽然，在她的记忆里，有一段“最臭”的记忆，但我们分明能感觉她的往后余生都是香的。

作为一个“90 后”，虽然我无法完全体会和同频他们那一代人的人生观与世界观，他们的理想和信念，但是，梁老师的举手投足、一颦一笑，却清晰地告诉了我——那一代自立自强、勇往直前、为了祖国建设而甘于牺牲奉献的女性有着怎样不同的精气神！而且，我相信，这样的精气神将随着祖国的日益昌盛而百世流芳。

扫一扫，看梁宜希的九队故事